

忻州志卷八

風俗 物產附

忻州氣稟剛勁健訟輕生才野難治

見太原府志

黨承志曰舊志云民性質朴風氣剛勁善治生多藏蓄
又曰人多質實士尚文雅通典云山西土瘠其人勤儉
今考之實不相遠邇來儉入奢直趨狡居服競尚奢靡
禮節多務炫燿先進純朴之風蔑如若文風浸盛武事
亦閑鄉曲和洽閭閻謹嚴是則可書無復從前陋習矣
楊維嶽曰郡邊狄地寒物產稀少民貧而嗇與省會雁
門頗殊卽藩室亦儉約相尚非若汾蒲之競靡也相傳

忻州志

卷八 風俗

一

畦菜舊亦無之黨所云儉入奢者其然乎俗多事淫賭
尚氣輕生奸人魚肉良善頑民慣逋賦稅緇黃作姦惡
少羽翼之尤爲敝習若冠紳恬然自守蚩愚利之不庸
有足多焉

周人龍曰予始官屯留省南無事偶往來省中見士大
夫與同官之賢而久者言晉省繁難地必推忻匪地繁
難且才健不易治後調太原之清源適攝篆靜樂例謁
州大夫見其城池雄壯人民紛沓疑向之所謂難治者
或不虛也雍正六年六月陞授忻州竊意繁劇之郡未
易爲理何期畧施勸諭懲戒之法其吏民卽帖然若久

於其上而安之者輸納不苛責而賦入最訟獄不爲狡
變遇有公事欣欣趨赴受值而去無怨咨紳衿尤兢兢
懍法度公謁外無私請干瀆迄今三年廳事雖不張羅
而烏雀亦時時噪呼其中噫是何忻民之悍於昔而良
於今與予菲材謏治必不能化之若是其速其殆忻之
風俗原非刁健難治而向之所聞者有未確也信乎楊
公之言曰冠紳恬然自守蚩愚利之不庸誠有足多者
矣爰志於末以告來者

竇容遂曰聲教所漸被爲風閭閻所習染爲俗遇循良
之吏鄙野可化爲禮讓遇貪殘之輩瘡良亦入於燒凌

非民之果有異也亦上之感之化之者不同耳繁劇如
忻郡舊志載氣質剛勁長民者誠能因其氣質之偏而
明之以禮講之以讓又何患剛勁之概不變爲和平之
象乎又曰健訟輕生長民者果能漸之以仁摩之以義
而爲政爲教一出於誠懇不欺又何患健訟之不終歸
於無訟輕生之不悉返爲愛身乎曾何刁野難治之有
耶予自蒞任以來體察民情誘之以善則欣然樂從懲
之以法則凜然知懼是比戶質朴猶有太古之遺規也
考驗士習先達貴顯以閉戶爲高青衿子弟以誦讀相
尚是詩書禮教不失先聖之矩範也勤撫字而輸將恐

後急公務而奔走爭先是上有所好而下無不從也豈非刁野之習自上召之而致治之術遂稱爲難治哉昔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政不難矣子路奉行三年治象卓然聲施後世於今爲烈夫天下豈有難治之郡邑而郡邑之弊政陋習豈竟有一經錮蔽而不可轉移者是在賢守良牧察乎利弊之所在因時措之而各得其宜耳庶乎移風易俗存乎其人慎毋囿於風氣之偏拘於習俗之陋而不知變也夫

忻州志

卷八

風俗

三

按舊志謂州人風氣剛勁健訟輕生夷考其故由來久矣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又稱幽并游俠往往尙氣輕生殺人報仇亡身而不顧習焉旣久變本加厲甚至奸名犯義幾不知爲刑法所必誅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自下車以來博採輿論雖風趨囂陵民尙畏法如謂刁野難治是又不然嘗考明季崇禎初年有盜某據繫舟山之福田寺聚衆五六百人橫行淫虐居民苦之訴之於官亦不爲申理故某得恣意無恐蓋時方諱盜官司不願捕治爲

避吏議計也州人有石混子者見之不平遂殺某而散其衆州人德之至崇禎末年盜賊徧天下晉中又爲闖賊往來出沒之區有賈鑑者鑑又本故家子而行無賴名健於是亦聚不逞之徒千餘人於虎頭腦日以魚肉鄉民爲事民控於官莫可如何反受賄而益縱之嗣闖賊入燕京過忻鑑納款及我

朝定鼎京師鑑欲輸誠無由階進順治三年有滿洲某刺

史來知忻州

舊志職官佚其名

聞鑑諸不法誘致之立斃杖下

散其餘衆同時又有西山范某亦擁衆不法擒斬之解散其黨州境遂賴以安後姜瓖叛大同他郡邑皆受僞

忻州志

卷八

風俗

四

劄而忻人不敢應謂非畏法之明效大驗歟

洪洞王椅有文紀其

事昔先王道德齊禮民皆熙熙皞皞安於渾穆之天後世嗜欲日開生齒日衆不得不繩之以法而納民於軌物之中子產治鄭有火烈水懦之喻前有執殺之歌後有衆母之譽諸葛武侯治蜀政尙嚴厲死之日婦孺皆行哭失聲蓋懲之以法而民知威示之以恩而民知勸寬猛相濟所以沒世不忘也秉彛之良具於天性是在爲上者有以感動之耳信乎周竇二刺史亦云忻民固不難治而所謂難治者其說近誣余因深維其故更進一說焉夫天下之民古今一轍凡謂民之難治者恒曠

官尸位蠅營終日綢被放衙謂吾勞心民事稍不遂意不謂之刁則謂之頑從未嘗自反而徒歸咎於民是豈民之過歟然則爲政不當問民之難治與否但當問我之政令果足鼓舞振興整齊利導而默化其剛勁輕生之習豚魚可格鷹鷂可化安見民俗不能移易者乎舊志又謂俗事淫賭余時加體察今茲尤甚此誠敝俗亟宜懲創而革變之孟子謂民無恆產則無恆心苟無恆心無所不至四民無常職則日流於匪僻由此不止其弊何可勝言夫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行不率使凡爲父兄者人人督率董勸安有舊染之污不可盡革吾願

忻州志

卷八 風俗

五

忻人力反從前勤儉之遺市無游民相趨型仁講讓君子親賢小人樂利常爲詩禮之邦是大有厚望焉茲因論世俗升降泛記明末數事爲忻民畏法之一證並告郡人知所儆惕且願後之來者甚無囿於刁健難治之說也

物產 附

楊維嶽曰郡近邊塞地寒物產稀少民貧而嗇與省會雁門頗殊相傳畦菜舊亦無之又曰郡寒早燠遲不宜綿地沙不宜麻棗城不宜桑柘小民家徒壁立者十九一應資用皆以粟易而水鮮少待命於天歉則逃亡離

散良可隱惻重新等都斥鹵僅產微鹽貧人煎買藉以
衣食賦稅舊格於例發太汾票三千張嗣有以繭絲迎
者請益二千人搜戶括膏血爲枯矣 民不識機杼歲
市布萬餘金或議請教紡織諭郡民謂前守王君守成
取榆次老婦教織民不樂從遷秩而竟廢詰其故蓋緣
民少蓄婢中饋多自主之廢饋而營織不暇也貧家耦
耕饑餉以耕而兼織不能也卽有一二欲嘗試者市民
以不能工止覓客布彼一之不售豈肯再乎是亦一說
也雁平道永清張公亦曾教織未幾報罷大率類此惟
教之無倦當其賦入乃有成績耳 郡山多石薪木絕

少石炭南資陽曲北資元岡數日始得往返元岡路遙
崎嶇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艱也
衆謂東西南山亦產石炭苦不能識因募陽曲窑戶令
開鑿售鬻皆言頑石無炭避去設有盜警積薪當慮耳
竇容遜曰忻郡土滿人稠耕農之家十居八九貿易商
販者十之一二惟機杼紡績之聲無聞焉邇年來家有
餘丁多分赴歸化城營謀開墾春季載耒耜而往秋收
盈橐囊而還予初至恐其遷徙靡定也後訪得其實乃
知人煙輻輳食指繁多分其少壯於口外實養其老弱
於家中也至土物地產悉屬日用常需之物不拘美惡

莫不重加珍惜曾未有稍致暴殄者不貴異物賤用物
忻人有焉

按忻郡所產穀之屬黍稷菽麥蔬之屬葱蒜菘芋晚菘
藥芋味極美異於他處故園戶頗獲利果之屬桃李棗
梨梨甘脆與崞縣並稱販行甚遠亦頗獲利物產備志
乘一門若各郡邑所有一一備載殊覺繁瑣物以罕見
珍凡他處悉產茲不詳列附記篇末以資觀覽